

### 凡人心迹

出门在外久了，间隔一段时日，我都要忙里偷闲，放下手头事务，回乡下老家待几天，静下心来清一清脑，歇一歇脚，解解乏。

那些夜晚，一挨上儿时睡过的土炕，我便酣然入梦，往往不知天之际晓，呼噜噜一觉睡到天亮，多是被麻雀的吵闹声吵醒。它们在窗外叽叽喳喳，似乎在上早课，你一句它一句，虽有些聒耳，却又颇感亲切。

推窗望去，早起的麻雀三三两两，一个个体态灵巧，眼睛圆溜，在门口跳来蹦去，继而群起飞到柴垛之上，此起彼伏，并不急于觅食，在这儿的空气里啄一口，又把那儿的晨光啄一下，似乎空气和晨光里有啄不尽的米粒。麻雀在干吗呢，我伫立窗前，看了好半天，方才明白一二，明媚的阳光、自由的空气，比果腹的米粒还要珍贵，每一个生命都不可或缺，更值得用心去品味。

十多年前，我在偏远的乡下工作，宿舍楼的隔壁是幼儿园。清早六七点钟，一大群孩子稚嫩歌声，唧唧呀呀准时唱

## 忽推窗

李清文

起；小草你好，小草你好，小草……每逢周末和寒暑假，园丁和孩子们都回家了，幼儿园里空荡荡的，早晨起床的铃声也不再响起，我依旧敞开着窗子，侧耳倾听，窗外小鸟啾啾之声还在，仿佛也是在唱；小草你好，小草你好，小草……

多年以后，我从乡下进城，日子陡然变得喧闹，周遭的一切，陌生而又隔膜。我显得格格不入，心浮又气躁，一天到晚门窗紧闭，足不出户，只在夜深人静时，“小草你好，小草你好，小草……”犹在耳边，细如发丝的童声，毛毛雨一样回响起。于是，我起身把窗子开大一点，刚好看到天上一轮弯月，缓缓穿透云层，夜色似窗帘的幕布，舒展在星光之下，一丝丝细滑的薄凉，像猫尾巴拂在脸颊两边，内心如同擦亮的玻璃，顷刻之间明亮了许多。

清人王世禛，在《池北偶谈》中记述了官员高忠宪的一段心路历程：少年以气节自许，以此一念，受遣亦不畏。及得罪远窜，值风雨，困卧舟中数日，天晴霁，登岸入旅店中，忽推窗见桃花烂然，

遂有悟，并气节之想亦冰消矣。主人公在流放途中，一路凄风冷雨，终于挨到“天晴霁”的早上，不经意间“忽推窗”，人生在那一刻别有洞天，如梦初醒，大有意味。而我庆幸曾在这么一个夜晚，睡眠惺忪之际，也随手打开了一扇窗户，探头往外一看，满地月光“桃花烂然”，令人心眼一亮，夜色里弥漫着青草的气息，随风沁入心房，不禁长舒口气，胸中郁结的块垒“亦冰消矣”。细想人这一生，若没有在某个早晨或者夜晚，推开过这扇窗，未曾闻到过春天的味道，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，也发现不了窗外暗香浮动，草木生辉，小鸟在林子里归去来兮，太阳和月亮落下又升起，对人间的美好茫然无知，抑或视而不见，活得沉闷又窒息，该是多么堪怜。

在一个春日，我到山里采风，信步走进农人的茶园。园子里茶树青翠，山花正是烂漫，蜂蝶纷飞，一群村姑衣袂飘飘，素颜朝天，穿梭于茶树和山花之间，手心向下，指尖翻动，正忙着采茶，像鸟儿一样活泼俏俏，在山坡上边采边

唱，一路欢歌，甘甜的声音令人百听不厌。这情景，恰如知堂在《鸟声》里所写：“古人有言，‘以鸟鸣春。’这所谓鸟当然是指那飞鸣自在的东西，不必说鸡鸣啁啾鸭鸣唧唧的家奴。”由此想起，在城里这么多年，我辗转于大街小巷，何曾看到过“飞鸣”自在的村姑？也没有遇到过不羁而至的麻雀，时常见到养蚕在笼中的金丝鸟，倒是一个比一个花哨，羽毛华丽，嘈嘈杂杂，哀哀戚戚一片，着实没什么听头，我懒得再听下去。

从他乡归来，一踏上故土，我难免近乡情怯，既期望原生的草木日益葱茏，又担忧熟识的风景物是人非。那些早已模糊的记忆，蓦地被一棵歪脖子树，一截人迹罕至的毛毛路，一条苍老的土狗，一口即将枯涸的水井唤醒，往事一骨碌儿冒了出来，历历在目，让我为之动容，依稀寻觅到了想要找回的初心。

过去的岁月面目全非，而我迂回曲折，来去皆匆匆，竟然还能身在其中，颇有“故乡遇故知”之感，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归宿吧。



热火朝天

李海宁 摄

### 五彩地絮语

## 灵气

周树成

有的人很有灵气。有灵气的人是聪明人，他们对生活的某一方面有着特殊的悟性，见一般人所不能见，为一般人所不能为。这样的聪明是天赋的，是一般人不能企及的，也是别人所学不来的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些人才能成为某一行当的专家和精英。

灵气犹如黑夜长空中的一道闪电，如果你能抓住它，纵身骑上去，你就能成为一颗耀眼的明星；如果你只撕下一点碎片，拿在手里，尽管闪闪烁烁，却还能照亮周围的一片，你至少可以成为那一小片的名人。我在矿上木料厂工作的时候，有位吴师傅，他就是电锯房里的“皇帝”，他的本事就是能在飞快旋转的电锯声中听出电锯开裂的声音。在木料厂，他说的话就是“圣旨”，不听他说的话是要送命的。绞车房有位老师傅，把手伸出来，握住大绳一摆，就能知道大绳是何处生产的，用了多久，还能用多久。这种技术连工程师都佩服。灵气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道光环，使周围的人眼睛一亮。

当学校的老师，也需要有点灵气。有的人终其一生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有的人一走上讲台，立马慧心闪耀、举纲挈领、一语中的。语文特级教师魏书生，自己只读过初中，却能教高中的课，且游刃有余。听他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。

灵气是智慧的闪光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灵气。它模仿不了也学不会，否则，只要办一个学校，就可以培养出成批的撒切尔夫人、居里夫人、毕加索、爱迪生、华罗庚、齐白石和启功，那不太省事了，谁都知道，这样的事是不存在的。有钱买不来灵气，有权也换不来灵气。有些卓有才华的人往住家境贫寒、出身低微。灵气靠的是“心里出”，靠的是人的心智的聪慧，靠的是对外界事物的敏感和悟性。

当然，灵气和勤奋是不可分割的，有灵气的人不勤奋，灵气也会消失。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就是一例。没有灵气而刻苦勤奋的人，最后也能成功。灵气之花在勤奋的土壤里照样能发芽、成长、开花。

就像每个人的容貌不一样，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灵气。人的事业的最后成功，固然靠的是勤奋，但选错方向，误了灵气而终生苦干却默默无闻的人也不在少数。

### 心香一瓣

## 小圆镜

杨德振

上世纪60年代末，我三四岁时，大别山里一些淘气顽皮的小伙伴们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玩，就把各自母亲陪嫁的嫁妆——大圆镜拿出来，在太阳底下相互照射，把折射的光照在对方的脸上，让他睁不开眼，才算是自己“赢了”，然后，哈哈大笑。有时候，我们把镜子折射的太阳光照在黑咕隆咚的土坯墙上和潮湿的地面上，不停地晃动，吓得燕子纷飞、老鼠乱窜，家里养的鸡鸭也是纷纷引颈张望，叫个不停。

母亲看到我又动用了她的“宝贝”，马上跑过来一把抢过去，凶凶地说：“摔坏了怎么办？你给我买呀？”那时候一块大圆镜要一元多钱，生产队搞几天劳动，也挣不到买圆镜的一元多钱。见母亲抢走圆镜，我便在地上打滚耍赖，大哭大叫，母亲见此情景，只好安慰我说：“明天给你买一块小圆镜，别哭了，快起来。”我破涕为笑，只盼老天赶快黑下来，尽快过到明天去。可是到了第二天，母亲翻箱倒柜，就是找不到买一块小圆镜的二角钱。那时候，一个鸡蛋不到三分钱，母亲又舍不得拿鸡蛋去换小镜子，此事便不了了之。我也很快找到了新的乐趣点——用泥巴做电影放映机模型，与小伙伴们做“打电影”游戏，并把小圆镜的事，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十一二岁时，在乡下读初中，寄宿在学校里，看到许多男女同学都有一块小圆镜，早晨洗漱后照一照，显得爱干净、有“脸面”，我又找母亲讨要小圆镜，谁知母亲没好气地说：“你没看见妹妹和弟弟连买双袜子的钱都没有了吗？哪来的钱给你买小圆镜玩？”爷爷看出我的心思，用两角钱给我买了一块小圆镜，手心那么大，外面镀着银灰，镶着花边，拿在手上，玲珑滚圆，平滑照人，让我喜不自禁。

十四五岁读高中时，脸上长满了“青春痘”，每一个男同学口袋里几乎都揣着一个圆镜，此时的圆镜再也不是用来做游戏的，而且用来挤粉刺、照见那张凸凸凹凹、突突点点的青春脸的。小镜子里，照进的是一张张稚嫩青涩的脸，照不见的却是一颗颗驿动的心、一份份萌动的情。

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，临行前，俏丽的女朋友送我一块小圆镜和一方小手帕，到了军营后，天天摸爬滚打，小圆镜早已不见踪影，倒是小手帕陪了我很长时间。

一块小圆镜，让我照见过往的点滴美好。

### 人生百味

## 柿子的另一种形态

柴惠琴

春天的某个周末，我跟着东南方向吹来的风去踏青。

事实上，开车的时候，所有的风都在车窗打开时吹进来，我在东西向道路行驶时，风向是南北，我在南北向行驶时，风向反过来。唯一相似的是，车窗关上后，风都往后吹，和掠过的山林、毛竹，开满了紫色花的泡桐树一起。

当我拐上壶源溪其中一条坝坝时，我看见溪水奔涌，浪花翻腾如雪，风带着水汽扑进来。

蹙过激流，溪水也适时转了个弯平静下来。停好车，有一只灰天鹅伸长脖子，作势要朝着我冲过来。

连忙避进边上的树林，然后，我看见这片刚长出新叶子的柿子树上，还有很多柿子蒂没有落下来。

几乎所有看见的柿子蒂都是灰褐色、深褐色，是经年的老木头的颜色。

对着蓝色的天空，我按下快门，大光圈下，柿子蒂的线条精雕细琢，蓝色天空背景，新生的叶子配合着虚化，多么精致的风景。

那么多柿子，在时间里枯朽，每一个都代表过以前的秋天，代言过收获以及热情。

如今，这些虚拟的柿子还在枝头，不愿意落下，然后，在我低头的时候，一个中空，敞着口子，只剩下和蒂部的柿子，以另一种形象，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

我把它放在一块岩石上，这个“柿子”有斑

九十年代初，我在南方一所中专学校读书时，每到中午，男生女生们盛了饭，就迫不及待往门卫室赶，看是否有自己的来信。那些拿到信件的同学，像领到奖品一样，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小欢喜；没有看到来信的同学，则显得很失落。

那时候没有手机，电话也很少，相隔两地的人们彼此间联系的主要方式就是写信。

上了中专的学生们，终于实现了通讯自由，相互间可以光明正大地通信了。现在回想，在那个年代，到底有多少分离两地的学生因为通信而熟识，而相知，甚至在毕业后修成正果，我想一定不在少数。

在初中读书时就不一样了。由于学业的压力和老师严厉的监管，同学之间是不能互相写信的，即使递小纸条也不行。男女同学之间的通信更被视为“洪水猛兽”，被老师发现，后果会很严重。

那一年，我中考落选，开学后在一所小学代课。一天下午，我收到初中语文老师给我寄来的一本书，书里夹有一封信。老师在书的扉页抄写了一段名人名言鼓励我，又在信中

### 往事随想

再三叮嘱我不能因落选而灰心，更不能因此而消沉。他说，你的语文基础比较好，有写作的爱好，中断学业太可惜了。代课不是长久之计，有机会我还是希望你能重回校园继续读书。

时隔不久，我很意外地收到了一位初中同学的来信。她在信中讲述了自己落选后在外地一家砖窑厂打工的艰难境遇，说这段经历使她认识到打工没有出路，只有读书考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因此她选择了复读。

我的另一位升入高中的同学也在学习之余写信给我，分享自己在高中学习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激起了我对校园学习生活的向往。

他们的来信使我灰暗的天空里有了一些亮色。

### 岁月留痕

## 老街

马浩

印象里，老街就像一把丢在地上的破旧的镰，长街是牛肋般的把，短街是锈迹斑斑的头儿，把陈年往事都收割在光阴里，任岁月的风吹雨淋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老街又窄又短，奇怪的是，我走了几十年也没有走出来。

第一次看到老街时，法桐树已站在它两旁了，高大浓阴。老街到处都是人，拥挤嘈杂，阳光从枝叶间漏下来，撒在人们身上，明暗斑驳，那是老街逢庙会。

那次庙会，有几个地方给了我莫名的神秘感：老街南头的一所学校，立在街角的新华书店，老街最北边的一家澡堂，以及澡堂边上的粥棚。

多年后，我在老街南头的那所学校读书，常常走在老街。而老街的浴室，冬天里常去那里洗澡。

大家约好早起，推开宿舍门，便与冷风撞个满怀。远天寒星闪闪，大门尚未开，逾墙而过，杂乱脚步声，在我们身后响起，不远处村庄里传来几声鸡鸣。步入老街了，才有些许光亮；街边早点摊的灯光，最亮的就是浴室的门头灯。灯光照着黝黑的门帘子，说是门帘子，其实是一床大棉被，死沉。掀开门帘一角进浴室大门，门边有个买票的窗口。买票，进澡堂，还有一道棉被的门帘。浴室内雾气腾腾，一股言不出的气味。把票给澡堂的师傅，拿着手巾，趿拉着木屐走进去，热水池冒着热气，水池里空荡无人。

从澡堂里出来，天似乎比刚来时更黑了，街上的人却多了起来，澡堂边上的粥棚里已有人来吃早点。“热粥——”卖粥的师傅突然开着大嗓吆喝起来，就

### 生活感悟

## 我想栽棵树

章铜胜

春天时，我想栽棵树。那棵树栽在哪儿呢？栽在可以栽下一棵树的地方，栽在适宜那棵树生长的地方，也栽在我喜欢的某个地方。

在村子的老井旁，我想栽一棵桃树。春天时，桃花夭夭。在我眼里，桃花既可以是妖艳热闹的，又可以是低调安静的。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桃花的认知有这样大的反差，或者只是不同的侧面，不同的角度吧，又或者只是从一首诗、一篇文章中读来的不同理解吧。世上的事大抵如此，同一件事，不同的人，在不同的境况下，总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想法。并栏边的一株桃树，也许符合我对一棵桃树的某些理解和想法，它有世俗的热闹，也有逃离烟火的安静，在春风里兀自美好。静若桃花，艳若桃花，都好。

在后院里，我想栽一棵柿树。柿树会一天天长高，长到齐及屋檐，日后也会高出屋脊，那是需要很多年的。住在一座房子里，看着自己栽的一棵柿树慢慢地长高，仿佛自己也在跟着一棵柿树长大，那些慢慢长大的时光里，有红红的柿子的甜，也有青青的柿子的酸涩。一个人，能住在一座房子里很多年，陪着自己栽的一棵树，陪着自己的家人，陪着一棵树一起慢慢变老，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。

村东的河边，有一棵老乌柏树。第一次远离家乡，回来时，在离村庄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，老远就看见村东的那棵乌柏树了，它是村庄的一个标志。我喜欢看秋天乌柏树上的红叶，冬天一树如繁星般的乌柏籽，春天和夏天的乌柏，似乎没有引起我太多的注意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想在离那棵老乌柏树不远的地方，再栽一棵乌柏树，很多很多年以后，原来的那棵乌柏树更老了，我栽的那棵乌柏树，也和现在这棵乌柏树一样高大。在遥远的地方，就能看见村东河边的两棵乌柏树，有两棵高大而又

这一声吆喝，仿佛一下子把老街给叫醒了，街面变得嘈杂了起来。我们走进粥棚，坐定，师傅飞快地把热粥端到桌上。粥似乳，上面撒着几粒油亮亮的黄豆，油条锅冒着青烟，油条在油锅里打着滚，滚一圈胖一圈，黄澄澄的。用筷子夹着，一口下去，松脆喷香，埋下头，转着碗喝粥。粥的主要原料是石磨磨出来的去渣豆汁，香味沁人心脾，像这样好喝的粥，现在是不好找，估计也找不到了。

从粥棚起身，天已大亮，法桐树上的绒球在风中摇晃着，老街上已人头攒动，我们便匆匆往学校赶，要到出早操的时间了。

老街拐弯的地方，是一家新华书店，法桐掩映着，青砖灰瓦，坐南朝北，跟老街其他建筑没有什么两样。我有空总要去那里跑，哪怕是不买书，只是在那里看看、转悠悠悠，心里便有说不出的满足感。

老街的法桐树，被卖画的人利用了起来。一根绳子拴在两树之间，用夹子把画夹在绳子上。一块帆布铺在地上，上面放着画册。我在老街闲逛时，便蹲在摊前翻看，有喜欢的便画回来。

老街下雨的时候，十分有味道。砂石的路面，被雨水一泡，便饱满了起来，似乎一下子活了，有了生机。摊子前支起了高大的黄油纸伞。街上，披蓑衣者有之，披油布者有之，戴斗篷者有之。亦有打伞的，少，点缀其间，让人有种恍惚感。

这样原汁原味的老街，似乎只存留在记忆里了，不过，它的烟火气息，依然鲜活在红尘俗世里。

很潦草，也许他那拿惯了瓦刀的手早已不习惯写字了吧。

他在信中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向我述说了家里父母的近况，然后告诉我经过两年的磨炼，他已经完全适应了建筑队的生活，一天的活也能和其他大人一样累下来了。还说自己现在能挣钱了，无论如何也要和父母一起把我培养出来……

记得读信那天是一个傍晚，夕阳给校园西边的濮河河面铺上了一层金光。我一个人徘徊在河边的沙滩上，一边看着弟弟信上歪歪扭扭的字迹，一边想象着他那过早熬烈日晒得黝黑的脸和磨得粗糙的双手，心里一阵阵酸楚……

时光飞逝。几十年间，书信这种古老而朴素的通讯方式已经被手机、微信所取代，也许有一天，它将永远淡出我们的视线和记忆。只有那些曾有读信和写信经历的人，才能记起那段难忘的时光。那种写信时的焦灼和期待；那种读信时的拟想和见字如面的亲切；那种写信时倾诉的轻松和愉悦，都不是现在的电话、微信等通讯方式所能相比的。

很潦草，也许他那拿惯了瓦刀的手早已不习惯写字了吧。

他在信中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向我述说了家里父母的近况，然后告诉我经过两年的磨炼，他已经完全适应了建筑队的生活，一天的活也能和其他大人一样累下来了。还说自己现在能挣钱了，无论如何也要和父母一起把我培养出来……

记得读信那天是一个傍晚，夕阳给校园西边的濮河河面铺上了一层金光。我一个人徘徊在河边的沙滩上，一边看着弟弟信上歪歪扭扭的字迹，一边想象着他那过早熬烈日晒得黝黑的脸和磨得粗糙的双手，心里一阵阵酸楚……

时光飞逝。几十年间，书信这种古老而朴素的通讯方式已经被手机、微信所取代，也许有一天，它将永远淡出我们的视线和记忆。

只有那些曾有读信和写信经历的人，才能记起那段难忘的时光。那种写信时的焦灼和期待；那种读信时的拟想和见字如面的亲切；那种写信时倾诉的轻松和愉悦，都不是现在的电话、微信等通讯方式所能相比的。